

“三维转换”视角下的杜甫诗歌 两译本对比研究

高芬,荣琳芳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选取许渊冲及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杜甫诗歌英译本为研究语料,采用自建语料库,结合量性与质性研究方法,根据生态翻译学中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这一概念,从“三维转换”视角对比分析两译本,一方面展现了两位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所作的适应性选择的异同,另一方面映现出其译本背后的翻译思想。研究旨在通过两译本的对比分析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策略的选择提供借鉴与参考,探索出一条适于中国诗歌对外传播的路径。

关键词:杜甫诗歌;语料库;许译本;宇文译本;“三维转换”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引用格式:高芬,荣琳芳.“三维转换”视角下的杜甫诗歌两译本对比研究[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3):311-317.

杜甫被誉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在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虽然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尝试英译杜甫诗歌(以下简称“杜诗”),但有关杜诗翻译研究的论文数量总体偏少^[1],且多篇是仅聚焦于单篇诗作的个人内省式研究。在当前开放互联的国际环境中,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传播至其他国家,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加深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中,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特殊文学体裁,其语言凝练传神,虽短小却蕴含丰富的情感。然而,中英语言的差异为诗歌英译带来了挑战,诗歌英译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胡庚申等^[2]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综合考虑了文本、译者及翻译生态环境等多重

要素,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翻译理论的独特范式,其整体性思维有助于更加全面透彻地分析译作。因此,本研究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借助自建语料库,以客观数据为基础,对比分析国内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杜诗英译本(以下分别简称“许译本”和“宇文译本”),主要选取两译本的重合部分,即涵盖杜甫人生不同阶段的多种主题的100首代表诗歌,包括五言诗49首、七言诗51首,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三维”视角分析两位译者适应性选择的异同,从而探究其文本背后的翻译思想。

一、生态翻译学与“三维转换”

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下,译学界的

收稿日期:2023-12-15

基金项目:2023年度陕西省外语专项课题研究项目(2023HZ0903);2023年度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3LW04);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课题(SGH22Y1820)

作者简介:高芬(1977—),女,陕西咸阳人,副教授。

翻译研究也逐渐向“生态取向”靠拢,在此背景下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应运而生^[3]。可以说,生态翻译学将“生态”维度引入翻译研究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具体体现^[4]。相较于传统翻译研究局限于探讨“译本如何产生”或“译本如何被接受”^[5],生态翻译学借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在译者的指导下,“作者、原文、适应性选择与转换、译文与读者等”构成了一个循环的翻译活动^[6],译者须考虑整体的翻译生态环境,通过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完成翻译。生态翻译学紧紧围绕文本、译者、生态环境,主张“翻译即文本移植、适应选择及生态平衡”,要求译者在总体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下,进行自身所认为的最优化的适应性选择,从而成功地将文本从源语系统移植到译语系统,达到翻译的生态平衡。该理论认为,最佳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而多维转换是主要的翻译原则,集中于语言、文化、交际3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3]。

诗歌译作的对比研究不仅能帮助读者了解不同译者的翻译技巧与风格,为中国古诗词译本赏析与比较研究提供经验参考,对诗歌英译评价标准的丰富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研究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概念,借助自建语料库,对许译本和宇文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二、基于语料库的杜甫诗歌两译本对比分析

1. 语言维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诗歌的可译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人类思维、思想和生活等存在一定的共性,且中西语言文化也具有共性,为诗歌可译奠定了翻译基础。此外,许渊冲认为,诗歌不存在可译不可译的问题,而是可译度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因此,译者进行语言维度的转换时,不仅要完整传递原诗的语言内容,尽量靠拢原诗的语言风格,还要考虑

原诗特殊的语言形式,例如原诗的句子结构、句长、韵律等。

(1) 语言形式

笔者借助 WordSmith8.0 和 AntWordProfiler 等工具,以两译本的重合部分为研究对象,建立小型语料库,分别从词汇、句法、韵律3个层面比较两位译者翻译杜诗时选择语言形式的不同倾向。

①词汇。类符形符比指文本中不同词语种数与总词数的比值,比值越大,词汇的重复率就越低,表明作者使用的词汇种类越多,更富有多样性^[7]。平均词长指文本中所使用的词汇的平均长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选用词汇的复杂程度^[7]。通常来说,文本的正式程度越高,平均词长就越长;反之,口语化程度越高,平均词长就越短。根据统计,许译本和宇文译本的平均词长分别为 4.19 和 4.35。类符形符比和平均词长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本的词汇难度,利用 WordSmith8.0 进行统计的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两译本类符、形符数量及其比值

两译本	类符数/个	形符数/个	类符形符比/%	标准类符形符比/%
许译本	2 009	8 179	24.56	49.97
宇文译本	2 403	9 272	25.92	51.99

表2 两译本不同长度的单词数量对比

单词字母数/个	许译本		宇文译本	
	单词数/个	单词占比/%	单词数/个	单词占比/%
6	757	42.01	917	38.66
7	457	25.36	678	28.58
8	335	18.59	442	18.63
9	175	9.71	194	8.18
10	53	2.94	103	4.34
11	25	1.39	38	1.60

结合以上两组数据,参数呈现出“一脉相承”、互相印证的结果。在原诗字数固定且一致的情况下,宇文译本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和较长单词数均高于许译本,这与宇文所安的英语母语者身份有关。就单词难度的等级作进一步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两译本词汇难度分级对比

等级	许译本				宇文译本			
	形符数/个	形符占比/%	类符数/个	类符占比/%	形符数/个	形符占比/%	类符数/个	类符占比/%
1	6 492	78.05	901	46.11	7 317	77.92	1 089	46.16
2	655	7.87	341	17.45	688	7.33	386	16.36
3	51	0.61	40	2.05	80	0.85	68	2.88
0	1 120	13.46	672	34.39	1 306	13.91	816	34.59

AntWordProfiler 软件自带 3 个词表,代
表单词难度的不同等级:等级 1 最常用,等级
2 次之,等级 3 和等级 0 属于难度较大且较
正式的学术词汇和生僻词。由表 3 可知,许
译本和宇文译本在词汇难度分布上大体接
近,但宇文译本使用的等级 3 和等级 0 的词
汇远多于许译本。此外,借助 Jonathan J.
Harris 开发的 WordCount 网站,输入单词即
可查询其使用频次排名,能够更全面地反映
两译本的词汇难度。

例 1:

原诗: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房兵曹胡马诗》

许译本:

A Tartar steed of famous breed
With bony frame runs at full speed.
As pointed bamboo its sharp ears,
Fast as the wind, light it appears.
Into nothing distances melt,
No danger on its back is felt.
If their four hoofs can run their fill,
You can ride wherever you will.

宇文译本:

Hu horse, of Ferghana fame,
its gaunt bones, formed sharp-edged.
Bamboo pared, its two ears jut,
wind enters its four hooves light.
Wherever it heads, no vast space before it
too great,
one can truly trust one's life to it.
Since it bounds ahead so valiantly,

it can push ahead ten thousand leagues on
campaign.

通过比较两译本发现,宇文译本不仅偏
向选用更多样化的词汇,且有意使用比较生
僻或不常用的词汇。如例 1 中,“pared”
“jut”“valiantly”的使用增加了宇文译本的
“陌生化”程度,强化了译本的“外来”性,能
够让读者感受到源语文化的别样特点和风
情。许译本则更倾向选用诸如“pointed”
“ride wherever you will”等简单通俗的表达。
然而,词汇难度高不一定等于译文质量优,而
是二者文化背景、翻译思想、受众对象等差异
的结果。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其原因是
影响译者进行适应性选择的多因素的集
合——翻译生态环境的差异造成的语言维层
面的不同。综上,宇文译本词汇的复杂度略
高于许译本,但两者均承载了原诗所包含的
信息量,完整“移植”了原诗的内容。

②句法。诗歌在句法层面的特殊性在于
其诗行的规整程度。对此,黄杲狂^[8]提出了
这样的假设:“若唐诗都是些既不讲究音韵、
诗行长短也无一定之规的作品,那么在我们
心中会留下什么印象呢?还会有那种璀璨辉
煌吗?”由此可见,在译文中保留原诗行的形
式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
印象。

平均句长是指一个文本中的形符数与句
子数量的比值。本研究选取的语料均为五言
或七言诗,每句的词数有严格限制,因而译文
的平均句长在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出句子结构
的复杂程度和阅读难度。一般而言,句子越
长,其结构就越复杂,难度也就越大。句长标
准差这一数值代表诗句长度的离散程度,句
长标准差越大,诗句越长短不一;反之,则诗
句越规整。以原诗的一行为一个句子单位,

所选择的五言诗共包括 550 行,七言诗为 410 行,计算得出的平均句长如表 4 所示,两

译本句长标准差如表 5 所示。

表 4 两译本平均句长对比

两译本	五言诗行数/行	五言诗平均句长(单词数)/个	七言诗行数/行	七言诗平均句长(单词数)/个
许译本	550	7.11	410	9.34
宇文译本	550	7.82	410	10.89

表 5 两译本句长标准差对比

两译本	五言诗句长标准差	七言诗句长标准差
许译本	1.31	1.41
宇文译本	1.44	2.04

由表 4 和表 5 可见,无论是五言诗还是七言诗,宇文译本的平均句长和标准差都长于或大于许译本,说明宇文译本的句式更加多样,语言形式更为复杂。综上,许译本在句式方面语言简洁,尽量向原诗的形式靠拢。而宇文译本的句式结构相对复杂,且更倾向将一行诗按照意群拆分为多个小句,长短不一,有些冗余,未能同原诗的句子形式保持一致。

③韵律。诗之所以为诗,在于其独特的分行形式和韵律。所谓押韵,就是把同韵的两个或更多的字放在同一位置,其目的是为了声韵谐和^[9]。许译本兼顾“意美、形美、音美”,重视形式及韵律的保留,有时甚至在原诗未押尾韵的情况下仍在译文中增添尾韵,构成声音的回环之美。例如《望岳》和《赠李白》的许译本都以 ABAB 的形式押韵:“breast/crest”“fleet/feet”“thistledown/drown”,再如《房兵曹胡马诗》的许译本采用 AABB 的形式押尾韵:“breed/speed”“ears/appears”,再现了原文的形式之美和声韵之美,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魅力。相比之下,宇文译本以忠实原文为最高原则,重点考虑文字的完整再现,不过分追求音韵的保留,其译本多数没有保留尾韵。

(2)语言意义

诗歌之所以引人入胜,在其潜藏于文字之下的审美内涵。汉诗英译关注的应是原诗内在美感和诗性的再现,而不仅是表层文字的转换^[10]。许多中国古代独有的概念、内涵和特殊的排列方式都需要译者内化原诗内容,以流畅自然的方式呈现给译语读者。虽

然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主体性,许渊冲等多位学者也鼓励译者的“再创造”,但这种创造并非肆意妄为,而是强调对原诗“意美”的再创造。

例 2:

原诗: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赠卫八处士》节选

许译本:

what a rare night is tonight?

Together we share candlelight.

We find half of our friends departed.

How can we not cry broken-hearted!

宇文译本:

Then what evening is this?

that we share here lamp and candlelight.

Inquiring of old friends, half now are ghosts,

I shout in shock, my innards hot within.

烛光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典型的抒情意象。例 2 中,烛光营造了温馨愉悦的氛围,表达了诗人细腻的情感。许译本所使用的“rare”和“share”相互呼应,表现了诗人与友人在同一盏烛光下会面的来之不易,而宇文译本采取直译策略,相较之下略显平淡。此外,两位译者都使用了“candlelight”一词,符合当时的情景,但宇文译本又增添了“lamp”,“lamp”意为“a device that uses electricity, oil or gas to produce light”,多用于现代社会,不符合原诗的时代背景,和 candlelight 并列使用略显冗余。相较而言,许译本对该句意义的把握更为准确和深刻。另外,第三句中的“鬼”字表达了诗人和旧友们阴阳相隔的悲痛。许译本使用的“departed”不仅符合中国文化中对死亡的含

蓄表达,同时也和末句的“broken-hearted”押尾韵。因旧友的逝去,诗人和卫八处士连连哀叹,许译本将这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且使用感叹句将情绪推向极致。而宇文译本仍采取直译,虽未错译漏译,但在情感表达上大打折扣,且诗歌的形式也未能向原诗靠拢。

总体来看,虽然两位译者在翻译时都并未遗漏任何信息,但许渊冲作为中国本土译者,具有丰富的诗歌翻译实践经验,对中华文化的感知更为细腻准确,在整体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对原诗语言意义的把握更胜一筹,其适应性选择实现了翻译的生态平衡。

2. 文化维

文化维关注翻译的语境效果,注重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11]。译者不仅要关注语言维度的转换,也要深刻理解文化维度的转换,尽量向读者传递完整的原文文化内涵,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

中国古典诗歌短小精悍,文化内涵丰富,中英文化间的鸿沟使译语读者很难准确理解其中的深意。若译者无法把握好文化内容的翻译,则往往会使读者不知所云,诗意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译者可以被视为不同文化间的桥梁,译者在进行适应性选择时需根据对翻译生态环境的理解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将文化内涵转移至译本中。但如何在保持语言简洁的基础上尽可能向读者传达完整的文化内涵、减少文化信息的丢失,对译者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这要求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能够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也要熟知两种文化^[12]。由于文化背景、翻译思想的不同,许译本和宇文译本对部分特色文化词的英译呈现出较大差异。

以《哀江头》为例,诗中描写了杜甫重游旧地、触景生情,表达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英译诗题时,许译本将其译为“Lament along the Winding River”,点明了地点,将历史事实与诗歌内容相关联,使读者更易于理解诗歌主题。宇文译本则采用直译“Riverside”,未明确地点,将重点放在作者的

情感“lament”上。再如《潼关吏》的英译,许译本将潼关译为“Western Pass”,宇文译本则直译为“Tong Pass”并加以注释,指出了潼关的地理位置,弥补了读者信息的缺失。同样,在有关特色人名的英译中,二者也显现出差异。例如,许译本将“卫八处士”译为“Wei the Eighth”,缺失了此人的身份信息,而宇文译本的“Recluse Wei”虽指出了身份,却忽略了行第信息。

此外,杜诗最突出的特点是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译者应在保证译诗简洁性的前提下将典故融于诗句之中。如《春日忆李白》中诗人提及了南北朝时期的两位大文豪——庾信和鲍照,庾信的诗歌清新自然,鲍照则以文风洒脱飘逸而著称,杜甫借这两位历史人物称赞李白的诗作兼有两者的风格,甚至优于他们二人。许译本直接避开了人物典故,选用“vernal shower”和“brilliant flower”来形容李白,两句句式对仗、流畅自然,但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原诗对李白的高度认同。宇文译本则完全按照原诗句序,并附上注释,简要介绍了庾鲍二人的身份,虽完整保留了历史信息,但略显僵硬,并未说明引用之意,不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诗句的内涵。再如《贫交行》中诗人提到的“管鲍之交”这个典故,许译本没有完全遵照原文,而是对原诗内容进行了调整,省略了典故,节省了篇幅,虽未影响内容的传达,但警醒意味有所减弱。而宇文译本亦步亦趋地对原诗进行了直译,在注释中简要概括了该历史故事且使用反问句(Have you not seen the friendship of Guan and Bao when poor...)凸显了“真交绝少”的意蕴。

综上,许译本在英译特色文化词时多采用意译,用语简洁明了。而宇文译本更像以“旁观者”的态度进行翻译,在直译的前提下加以注释,虽略显机械僵硬,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诗用语,也利用注释弥补了缺失的信息。两位译者分别根据自身的生态环境作出了适应性选择。

3. 交际维

依据生态翻译学理论,译者除了进行语

言信息和文化内涵的转换,也要关注源语作者交际意图的传递。中文重“意合”,表达上较为含蓄,而英文重“形合”,注重语言的严谨性和逻辑性,这一特性在诗歌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译者作为译文的生产者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6],英译时,译者须灵活变通,必要时可借助副文本对原诗隐含的信息加以补充说明,帮助读者快速了解诗歌背景、深刻理解诗人意图。笔者认为,在交际层面,副文本的添加是帮助读者理解诗歌的重要因素。“副文本”是指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文本。Genette^[13]将副文本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本研究以书内副文本类型为主,包括前言、注释、附录等。对于译本来说,副文本添加的阐释丰富了正文意义的解读,使文本信息的呈现更加完整,同时也避免了正文过于冗长的问题。探讨许译本和宇文译本对副文本使用的差异是考察两位译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理念不可或缺的重要议题。

在自建语料库中,可以发现宇文译本是杜甫诗歌全译本,共包含2 000多页,其中,译序占据了33页,详细介绍了杜甫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宇文译本秉持“最大限度再现原诗”的翻译原则,囿于诗行的限制而在译文中多处添加了脚注进行补充注释。例如《望岳》一诗的英译,宇文译本除了在译诗下面阐述了诗歌的创作背景,也在脚注中说明了Daizong、Qi、Lu指代的对象,对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疑问给出了相应的解答,帮助读者了解诗歌与历史事件的联系,减少对诗歌背景的突兀感和陌生感,架设起诗人和译语读者进行跨时空和跨文化对话的桥梁。而许译本致力于呈现诗歌本身的语义和意境,译序相对简短,更注重译本的文学性和简洁性,未在译文中补充背景知识或添加注释。

宇文所安的翻译是“学术性译诗”,译本严谨、完善,尽量把每一处信息都呈现给读者,消除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感。由于注释的空间相对有限,过度解读诗中引用的历

史故事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宇文译本增加了百页之多的附录,包括三大部分:①杜甫诗歌中出现的典故,如历史人物、历史事实和出处;②缩略词表,即译者所参照的评注;③每首诗中的细节,如《望岳》的英译中译者阐释了“Yin and Yang”以及“Juezi”的含义。

综上所述,从详细的副文本中足以窥见宇文所安对杜甫及其诗歌所进行的深刻剖析,可见他不仅是译者,更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其翻译事业和学术研究相辅相成,处处透露出他对杜诗的尊崇和自身治学的严谨。许渊冲则更为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两位译者同样关注生态环境中源语的信息和情感,努力使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保持一致,实现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14],但在处理方式上不尽相同。

三、结 语

本研究借助语料库工具,结合个人内省式研究,根据生态翻译学中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这一概念,从“三维转换”视角对比分析了杜诗许译本和宇文译本,展现了两位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所作适应性选择的异同。宇文译本通常采用直译加注释的翻译策略保留了原作风貌,在文本复杂程度上略高于许译本,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许译本则充分体现了“三美”的翻译思想,形式上更加灵活,并兼顾形式和意义,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许渊冲和宇文所安两位译者的翻译实践都体现了他们各自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 [1] 江珊. 基于语料库的杜甫诗歌两英译本的译者风格研究[J]. 杜甫研究学刊, 2017(3): 54-61.
- [2] 胡庚申, 李素文. 生态翻译学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比较研究: 再论生态翻译学的“异”和“新”[J]. 中国外语, 2022, 19(1): 98-104.
- [3]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4]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 2008,29(6):11-15.

[5] 刘云虹. 翻译定位与翻译成长性: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下的多元系统论再思考[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41(4):94-100.

[6] 郝军. 文化传播中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的体现:以汉学家蓝诗玲英译《马桥词典》为例[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2):187-191.

[7] 黄立波. 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8] 黄杲狂. 选译:英语爱情诗一百首[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9] 王力. 诗词格律[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 张智中. 汉诗英译美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2011,32(2):5-9.

[12] 冯全功. 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的显化现象[J]. 山东外语教学,2021,42(1):97-107.

[13]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4] 胡庚申,王园.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定位、内涵与特征[J]. 外语教学,2021,42(6):1-6.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Du Fu’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 Three-Dimension Transformation"

GAO Fen ,RONG Linf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Du Fu’s poetry by Xu Yuanchong and Stephen Owen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s, combin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based upon the self-built corpus. The study applies the concept of “degree of holistic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in eco-translatology to make an in-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bove two trans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show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ors’ adaptative selection in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their translation thought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Xu and Owen’s translations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and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a path suitabl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 Du Fu’s Poetry; corpus; Xu’s translation; Owen’s translation; three-dimension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高 旭 英文审校:林 昊)